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三國文卷三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三十

應璩

璩字休璉，汝南人，五官將文學瑒弟，歷仕文帝明帝爲散騎常侍，齊王時遷侍中，爲大將軍曹爽長史，後復爲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贈衛尉卿，有集十卷。

與曹公牋

昔漢光武與𢧐子高有撫塵之好。藝文類聚六

薦和慮則牋 和模字慮則

璩聞唐堯因羣士以興治，齊桓假眾能以定業，是故八元進則太平之化成，六賢用則九合之功立，切見同郡和模，字慮則，質性純粹，體度貞正，履仁蹈義，動循軌禮，方今海內企踵，欣慕握髮之德，

山林投褐思望旌弓之招寘英奇敘用之時貢逵進致之良秋也令夜光之璧顯價于和氏之肆千里之足定功于伯樂之庭庶有以宣明大道光益時化。藝文類聚五十三

薦貢伯偉牋 貢琳字伯偉

璩聞景雲浮則應龍翔治道明則隽乂臻是故良哉之歌興于唐堯之世多士之頌起于周文之朝竊見太子舍人貢琳字伯偉稟性純和體素清口宜授以千里之塗任以列曹之職。藝文類聚五十三 御覽六百三十二

按御覽作體素清直

與曹昭伯牋 曹爽字昭伯

空城寥廓所聞者悲風所見者烏雀昔陳司空爲邑宰所在幽閑獨坐愁思幸賴遊敖以娛其意以今況之知不虛矣。御覽九百四十七

與劉文達書 劉琦字文達

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瀞落高峻絕穿裔之心。

五稱別出，遊水火之災，體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菽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潦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魏志劉馥傳

僕頃倦游談之事，欲修無為之術，不能與足下齊鑣騁轡，爭千里之表也。御覽三百五十八

與滿公琰書 琰字公琰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于夷門，毛公受眷于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書喻于詹何，楊倩說于范武，故使鮮魚出于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牙嘯高徽，義渠哀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于

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因白不悉、璩白、文選、藝文類聚二十八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璩報、間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埽途、雨師灑道、案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脩、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于虞韶、楚人流遁于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于囂塵、思樂汶上、發于寤寐、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于有虞、濟蒸人于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于山陽、沈鉤緡于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遠矣。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含弟無已，欲州郡崇禮，命官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無或遊言，以增邑邑。郭牧之田，宜以爲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米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故不復爲書。慎夏自愛。璩白。文選藝文類聚二十八

與侍郎曹長思書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闉闍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于高妙，復斂翼于故枝，塊然

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于閨闥紅塵蔽于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淸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爲大弟陳其苦懷耳相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文選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于玄寺泥人鵠立于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

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于影響未可以爲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應璩白 文選藝文類聚一百

與劉公幹書

鵷鶵棲朔鳳之條甌鼠遊昇龍之淵識真者所爲憤結也 文選陸機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詩注

與韋仲將書

夫以原憲縣甞之居而值皇天無已之雨室宇漸而作漏堂館洽而爲泥薪芻既藏舊穀亦傾匱磨蘇發撤機檢見誡進無顏子不改之志退無楊雄晏然之情是以懷感良不可堪人非神仙須仰衣食方今儲寒心飢憂在旦夕而欲東希誅昌治生之物西望陵縣廚食之祿誠恐將爲牛跡中魚卒鮑氏之肆矣 藝文類聚三十五初學記十八

御覽

十一

與董仲連書

穀糴騰踊告求周鄰曰獲數斗猶復無薪可以熟之雖孟軻困于梁宋宣尼飢于陳蔡無以過此夫枚皋晏之智者不有斯役之勞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賤之地出蒙詔于臧獲入見讁于嬪息忽使已憤不知處世之爲樂也藝文類聚三十五初學記十八

與尙書諸郎書

夫秋節涼和霖雨清朗正高會之盛時飲宴之良日也而陋巷之居無高密之宇壁立之室無何朔之資流潦浸于北堂隙漏露于衣服甕罄簞竭檐石傾殫中饋告乏之役者莫興飯玉炊桂猶何優泰雖欣皇天之降潤亮水車之思而私懷遐顧良不可言想諸夫子亦斯困也夫否泰潛升盈由昏明二三執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會方將飛騰閶闔振翼紫微運籌帷幄顯揚豐績豈久沈滯

于下賤、契闊于貧悴哉、藝文類聚三十五

樽氏園葵菜繁茂、諸蔗瓜芋亦離離尙萌、未知三生復何種植、御覽九百七十四

與劉孔才書

聽廣陵之淸散、文選嵇康琴賦注又謝靈運道路憶山中詩注又夢溪筆談五

與梁州刺史劉文爽書

足下內抱叔夷之淸節、外播二南之惠政、德教加于百姓、要道過于侏國之卿也、書鈔

與夏侯孝若書

遭値有道之世、免致貧賤之患、援鑑自照、鬢已半白、良可懼也、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六

與洛陽令杜偉忠書

羊寄虎穴、鵲托鷹巢、心懷怵惕、豈其任哉、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

與王子雍書

鄉校之從有職之事足下著書不起草占授數萬言言不改定事合古典莫不歎息之矣書鈔

與毋丘仲恭書

客館不留賓官曹無停事書鈔

與趙叔潛書

入侍華幄出典禁闈文選陸機贈馮文羆遷斥丘令詩注

與王將軍書

雀鼠雖微猶知儆烈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又任昉爲范始興求立太宰碑表注劉峻廣絕交論注並作雖愚

與龐惠恭書

頻見所上利民之術植濟南之榆栽漢中之漆藝文類聚八十八御覽九百五十六

與西陽令孔德璋書

鼎歹前祥，咐門未久，不圖飛蝗一旦至止。知恤蒸庶，念存良苗，親發赫斯，爰整其旅，船皆之叟，喈首之衆，莫不負戈奔走于道路。雖表曜于白日，威怒震于雷動，以此埽敵，必將席卷，況于微蟲，能無驚駭。卓茂治密，蝗在中牟，時雖有災，未若斯勤，亦猶子賤鳴琴，巫馬出入，勞逸有殊，立功惟一。亘雲比興，不降盛雨，此二災發，心忡懾，逐蝗之道，誠則數矣，不審致應將以何物。文王修德以厭地震，湯禱桑林，致克豐雨，宜修善政，以慰民望。藝文類聚一百

與楊生書

知楊生翻然遂登納言，雖有所越，亦其宜也。傅說兼板築而為殷相，呂望投釣竿而為周師，卓茂起閭里而為漢宰，若此貧者，乃奇才耳。瑣瑣尙書執憲之吏，曷以為異哉。御覽二百一十二

與許子俊書

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爲恨。文選任昉出郡傳舍哭范僕射詩注足下以方剛之

盛年，應不霸之勁勇，將發虓虎之威，致霜雪之誅，擒吳梟蜀，定功萬里，而劉備不下山，孫權不出水，武力不奮，猛氣畜勇，其毒如何。御覽四百三十七

與崔元書

豈有亂首抗巾以入都城，衣不在體而已適人乎。昔戴叔鸞箕坐見邊文禮，此皆衰世之慢行也。御覽四百九十八

與陰中夏書

從田來，凡南野之中，有徒步之士，怪而問之，乃知郎君頃有微痾，告祠社神，將以祈福，聞之悵然以增歎息，虛社高樹，能有靈應哉。御覽五百三十二

體正者則檢于人，質弱者則陋于眾。文選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詩注

答韓文憲書

昔公孫宏皓首入學，顏涿聚十五始涉師門，朝聞道夕殞，聖人所

貴足下之年甫在不惑如吕學埶何晚之有有若能上追南榮忘食之樂下踵盈子黑夜之勤窮文盡義無微不綜規富貴之榮取金紫之飾是夏侯勝拾芥之謂也 御覽六百一十四

報燕中尉樊彦皇書

肇祛登輿北踐燕路方當化銀龜吕爲黄變青組吕爲紫 御覽八百十九

報平陸長賈伯瑋書

從此辭矣何敢復飛蟬于惠文鳴玉于縞組哉 御覽八百一十九

與程文信書

是吕忽此蘇子帶郭之業永彼孫叔寢丘之地欲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芒山託崇岫吕爲宅因茂林吕爲蔭 宋書謝靈運傳山居賦注文選齊竟陵王行狀注別作應瑒御覽八百二十一

報東海相梁季然書

足下頓彌天之綱收萬仞之氣量之吕谿谷數之吕陔兆何其壯

平。觀夫任公子之所釣。此謂鰌鰕。未足為吾子之道。御覽八百三十四

書

左執屈盧之勁矛。右秉干將之雄戟。高冠拂雲。長劍耿介。蕭管振音。厥聲載路。馮軾虎視。清風震塵。可謂堂堂乎難與並為仁矣。御覽三百三十九

書

清猿與壺人爭旦。海錄碎事文選任彥昇齊竟陵王行狀有此語注不云應璩書張溥百三家集引海錄碎事當改

應瑗

瑗未詳。有集十卷。

與桓元則書 桓範字元則

敢不策馳。敬尋後塵。文選七命注

吳質

質字季重濟陰人建安中爲朝歌長遷元城令文帝受禪拜北中郎將進振威將軍使持節都督幽幷諸軍事封列侯太和四年入爲侍中卒謚醜侯正元中改謚威侯

魏都賦

我太祖鴻飛兗豫 文選沈約齊安陸王碑文注

英雄響附 文選陸倕石闕銘注

荅魏太子牋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于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曾紘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竝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閒死喪略盡臣獨何德吕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于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于彼諸賢非

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皐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愼其身善謀于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于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御覽三百七十三作四十三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敕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載猶欲觸匈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慺慺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文選）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燿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

原入秦、受賜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恆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泜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莅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于疆畔、女工吟咏于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至于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于故實、抑亦懍懍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燿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文選

答文帝牋

曹烈曹丹。加呂公室支庶。骨肉舊恩。其龍飛鳳翔。實其分也。文選傅咸贈何劭王濟詩注

與文帝書

雖云幽深。視險若夷。文選張季鷹雜詩注

答東阿王書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眾山之邐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于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

之禮而無馮諼三篇之效厥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賢之所㠯憤積于胷臆懷眷而悁邑者也若追前寔謂之未究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賢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初學記十六作之歡）實蕩鄙心秦箏發徵二八迭奏塤簫激于華屋靈鼓動于座右耳嘈嘈于無聞情踴躍于鞍馬謂可北懾肅愼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偉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㠯爲美談賢小人也無㠯承命又所荅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

言訓，吕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吕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吕揚名；步武之間，不足吕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吕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吕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荅，不敢繁辭。吳質白。文選、藝文類聚二十六

將論

將者國之命也，不可不詳擇，不可不審授也。書鈔一百一十五

卞蘭

蘭，卞后弟秉子，嗣封開陽侯，爲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有集二卷。

讚述太子賦并上賦表

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意篇章，覽照幽微，才不世出，稟聰叡之絕性，體明達之殊風，慈孝發于自然，仁恕洽于無外，是吕武夫懷恩、

文士歸德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逸句爛然沈思泉涌華藻雲浮聽之忘味奉讀無倦此四字從初學記十皇太子篇補正使聖人復存猶稱善不暇所不能間也昔舜以烝烝顯其德周旦不驕成其名豈因南面之尊以發稱假鼎足之盛以取譽哉夫至尊至貴能令人畏不能令人愛故桀紂不能變龍逄之心紂不能易三仁之意懷近服遠非德無施今太子博納多容海渟岳峙學無常師惟德所在恩無所私唯德所親覩士察人秋毛無失望色則知其情覽始則達其終遏偽辨于未言絕讒巧于未形其所以包羅殊類鑑覩成敗德生于性明出自然太子所行晏然休暮皆羣下所常吟咏誠不復須臣贊揚懿美襃稱盛行然後令夜光之璧顯于金匱隋侯之珠彰于韞櫝者也今相鍾繇大理王朗海內英儒國家柱臣博物多識通洽君子年耆德茂所更多矣若游海者難與論水覩前世者不可爲言然咸歸太子巍巍之美敍述淸風言之有永聽者欣欣

忘日之夕流景耀于無窮布芳陰于四遠譬若麟龍發足羣獸追
蹤鸞鳳舉翼衆鳥隨風小臣區區嘉樂無已竊怡懌悅之屬忘愚
戇之言謹觸冒上賦一篇目攄狂狷之思
超古人之遐迹崇先聖之弘基耽八索之祕奧遵二儀于大猷正
往昔之常典定當世之舊儀稟休和之上性應五百之遐期著典
憲之高論作敘徽之麗詩越文章之常檢揚不學之妙辭蹈布衣
之所難闡善道而廣之道無淺而不測術無細而不敷論古賢目
歎息覩懿德目欲娛歷精思于訓籍忽日移而忘劬雖明略而無
上猶搏納目自扶賓故老目勸俗諷六經目崇儒嘉通人之達節
笑俗士之守株匿天威之嚴厲揚愷悌之和舒惟凡百之詠德感
恩惠之有餘信淸風之休著非臣下之敢虛乃作頌曰
明明太子既叡且聰博聞強記聖思無雙猗猗左右如虎如龍八
俊在側旁無訣凶當不忘施尊而益恭研精書籍留思異同建計

竝誠。廓然發蒙。天下延頸歌頌德音。開之于古。見之于今。深不可測。高不可尋。創法萬祀。垂此休風。藝文類聚十六 初學記十 兩引

許昌宮賦

入南端以北眺。望景福之嵯峨。飛棟列以山峙。長途邈以委蛇。見欒櫨之交錯。覩陽馬之承阿。槫梜輵以相因。若流水之揚波。木無小而不礲。材靡隱而不華。懿采色而發越。瑋巧飾之繁多。雙幢承枌。丹梁端直。明窗列布。綺井前疑。其陰則有望舒涼室。羲和溫房。隆冬御絺。盛夏重裘。同一宇之深邃。致寒暑于陰陽。脩欄落于階砌。崇棟拂乎旻蒼。綺組發華。翡翠生光。丹草周隅。靈木成行。非窮巧之至貴。孰能升于斯堂。坐金人于閶闔。列鍾簴于廣庭。天鹿軒翥以揚怒。師子鬱拂而負楨。珍果敷華。蘭芷垂榮。百鹽照曜。飛響應聲。扣角則春風至。彈商則秋風征。歷神芝之峻觀。幸安昌之巍巍。設御座于鞠城。觀奇材之曜暉。二六對而講功。體便捷其若飛。

已上四語從文選景福殿賦注補 進鼓舞之祕伎絕世俗而入微與七盤之遞奏觀輕捷之翾翾初學記十五作翩翩振華足目卻蹈若將絕而復連鼓震動而不亂足相續而不并婉轉鼓側蜲蛇丹庭已上六語從文選舞賦注補或遲或速乍止乍旋倡飛鳧之迅疾若翔龍之游天趙女撫琴楚媛清謳秦箏慷慨齊舞絕殊衆技並奏捔巧騁奇千變萬化不可勝知樂戲閔游觀足登承光坐華幄諭稽古反流俗退虛偽進敦朴寶賢良賤珠玉豈必世而後仁在時主之所欲藝文類聚六十二

七牧

翻放袂而赴節文選陸機日出東南隅行注

座右銘

重階連棟必濁汝真金寶滿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豔色危身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寡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慎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謂幽

冥。處獨若羣。不爲而先。不與禍鄰。守玄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

終始惟純。藝文類聚二十二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三十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三十一

高堂隆

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後建安中爲丞相軍議掾後爲歷城侯相黃初中除堂陽長明帝初入爲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遷陳留太守進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靑龍中遷侍中領太史令景初初遷光祿勳有集十卷

詔問崇華殿災咎對

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于禮寍有祈禳之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㠯明敎戒也惟率禮脩德可㠯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㠯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

下陛下宜增崇人道㠯荅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于朝武丁有雊雉登于鼎皆聞災恐懼側身脩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㠯臺榭宮室爲誡然今宮室之所㠯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己之所㠯訓高宗高宗之所㠯享遠號也魏志高堂隆傳又見續漢五行志二注

詔問漢武厭災對

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㠯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營㠯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脩類應行精祲相感㠯戒人君是㠯聖主覩災責躬退而脩德㠯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㠯待風雨外足㠯講禮儀

清埽所災之處不敢于此有所立作楚苗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寶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魏志高堂隆傳又見續漢五行志二注

詔問鵲巢陵霄闕對

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覩災竦懼祗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為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

不聞至言乎、魏志高堂隆傳

詔問未祖丑臘對

詔問何㠯用未祖丑臘、臣隆對曰、按月令孟冬十月臘先祖五祀、謂薦田獵所得禽獸謂之臘、左傳曰、虞不臘矣、唯見此二者、而皆不書日、聞先師說曰、王者各㠯其行之盛而祖、㠯其終而臘、水始生于申、盛于子、終于辰、故水行之君㠯子祖、㠯辰臘、火始生于寅、盛于午、終于戌、故火行之君㠯午祖、㠯戌臘、木始生于亥、盛于卯、終于未、故木行之君㠯卯祖、㠯未臘、金始生于巳、盛于酉、終于丑、故金行之君㠯酉祖、㠯丑臘、土始生于午、盛于戌、終于寅、故土行之君㠯戌祖、㠯寅臘、今魏據土德、宜㠯戌祖寅臘也、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通典四十四御覽三十三引魏臺訪議又略見續漢禮儀志中注補

地震對

地震者、臣下強盛、地故震動、蓋所㠯警懼人主、不可不深思、是㠯災

按御覽作天棓五星天之杖也二字一作三

御覽八百八十引晉書

陳災異表

石氏星占曰天棓五五星之仗也主禦棓亂兵客星彗孛干犯棓兵大起二年消復之宜罷省百役勿使士卒怨于勤苦而爲亂足其稟食度其劬勞然後用之則士卒安而無亂兵矣御覽三百五十七

后妃配郊表

古來娥英姜姒盛德之妃未有配食于郊者也漢文初祭地祇于渭陽以高帝配孝武立后土于汾陰亦以高帝配唯王莽引周禮享先妣爲配北郊夏至以高后配地自此始也臣謂宜依古典以武皇配天地也通典四十二引末二語

諫取長安大鐘疏

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旣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弗聽冷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

記焉以爲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民之休也魏志高堂隆傳

星孛于大辰上疏

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興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

彗章灼始起于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于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寤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祗聳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 魏志高堂隆傳

諫用法深重疏

夫拓迹垂統必俟聖朝輔世匡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敘明堂脩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尚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棼絲非政理也可命羣

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㠯爲典式、魏志高堂隆傳

切諫增崇宮室疏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㠯守位曰仁、何㠯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鎭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㠯帝耕㠯勸農、后桑㠯成服、所㠯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値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于彼、力役之興、莫久于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竝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㠯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荐臻、無㠯卒歲、宜加愍卹、㠯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

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于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于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脩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

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脩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于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于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于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縣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凋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于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

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于舊其所出與參少于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伐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誡 魏志高堂隆傳

疾篤口占上疏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

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嚮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嗤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爲求若所致猶緣木求魚煎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爲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尙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顧宗國爲墟下夷于隸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冑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兼之不脩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

長城之守，務令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世，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圮哉。近漢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囂然，乃信越巫，懟天遷怒，起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江充妖蠱之變，至于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于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掇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還里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魏志高堂隆傳

上韋抱事

太史許芝之所舉韋抱，遠不度于古，近不儀于今，每祭與吏爭肉，自

取百斤、猶恨其少也、書鈔五十五

上言張掖瑞石事 青龍四年

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魏志管寧傳

諫殺鹿抵罪

近日有司宜令有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先覺白者厚賞賜之、此為重禽獸而賤人、同于齊宣王矣、御覽九百六引高堂隆集

奏事

陽符一名陽燧、取火于日、陰符一名陰燧、取水于月、竝八銅作鏡、名曰陰陽之鏡、御覽七百一十七引魏名臣奏

五祀議

國行中霤門井竈多不遍、唯祀在者、故曰祭五祀在于廟、今每門戶輒祭之、自漢已來、非舊典也、祭井自漢從水類、不列五祀、宜除之、祭井祀行、世本曰、微作傷五祀、漢書儀曰、祠五祀謂五行金木

水火土也、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皆古賢能治成五行有功者也、主其神祀之。御覽五百二十九引魏名臣奏

薦新議

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雁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之四月、則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夏之月、天子乃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春季月薦新之禮也。通典四十九

祀功臣議太和四年

按先典祭祀之禮皆依生前尊卑之敘㠯爲位次功臣配食于先王象生時侍讌燕禮大夫㠯上皆升堂㠯下則位于庭其餘則與君同牢至于俎豆薦羞唯君備公降于君卿大夫降于公士降于大夫使功臣配食于烝祭所㠯尊崇其德明其勳㠯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于庭此爲貶損非寵異之謂也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今使配食者因君之牢㠯貴賤爲俎庶合事宜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共用謂之勇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配食此即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下爲北面三公朝立之位耳讌則脫屨升堂在庭也凡獻爵有十二九七五三之差君禮大夫三獻太祝令進三爵于配食者可也通典五十

告瑞璽議太和六年

案典瑞天子有事必告宗廟㠯象生也凡宗廟祖尊而禰親祭祀告事皆先尊而後親往者得瑞璽㠯告宗廟而與于親廟此則告

南面下脫公字

于尊與于親故事明比文皇帝文思皇后其爲慈親一體也告之日質明守官筵于廟堂之奧設玉几近南設洗于阼階東南酒人設醴酒于堂脯人醢人執籩脯豆醢于洗北西面公位于阼階西南北面太常位于阼階北面差出公後百執事敘立于卿後執璽使者立公西北東面諸博士差退唯籩人豆人不拜餘皆拜拜訖解劍納履博士引公祝道盥升自阼階博士立于高皇廟室戶外西東面祝先入室南面入戶內西面博士並引卿與從公籩人醢人百執事皆從升博士引使者升階如在廷之位卿受脯于戶外入于筵前醢人以醢授卿卿拜興受設于籩北興出俟事于太皇帝室南面祝酌酒與籩南祝道公博士引使者執璽受瑞璽于戶祝西面立于戶外東使者還復位公與璽于几東興復位祝入公再拜稽首興立漏移一刻公執璽以授使者戶外遂造太皇帝武皇帝文皇帝皆如高皇出禮畢之後可使都督黄門兼諸官告瑞

于文思皇后寢堂如廟之禮通典五十五

告瑞璽又議

往者得瑞璽祝文曰於惟往者神靈吐燿天球玉璽見于宗廟之宮今則西岳之精神天意重出瑞璽王國之域寔爲皇天后土明報皇高曾祖武文之德德祚洋溢光潤萬國孝皇帝諱謹使上公臣某敢用嘉薦醴酒奉呈瑞璽吕告先靈尚饗通典五十五

改正朔議

按自古有文章吕來帝王之興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朔所吕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貞有孚改命吉湯武革命應乎天從乎人其義曰水火更用事猶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驗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吕應天地三氣三色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陽氏吕十一月爲正薦玉吕赤繒高辛氏吕十三月爲正薦玉吕白繒尚書傳曰舜定鍾石論人聲

乃及鳥獸咸變于前故更四時改堯正詩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詩推度災曰如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㠯前檢後文質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復者正色也二而復者文質也㠯前檢後謂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㠯十三月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㠯十二月為正高陽有虞有周皆㠯十一月為正後雖百世皆㠯前代三而復也禮大傳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樂稽曜嘉曰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雷雨㠯明將去虞而適夏也是㠯舜禹雖繼平受禪猶制禮樂改正朔㠯應天從民夏㠯十三月為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殷㠯十二月為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㠯十一月為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其類能正其本則嶽瀆致雲雨四時和五稼成麟皇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傳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春秋元

按宋書禮志贄作贊

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于天地之理、故必移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聖人之寶質文再而改、窮明相承、周則復始、正朔改則天命顯、凡典籍所記、不盡于此、略舉大較、亦足以明也

宋書禮志一

瑜贄議 青龍二年

按周禮、公執桓珪、公謂上公九命、分陝而理、及二王後也、今大司馬公大將軍實分征東西、可謂上公矣、山陽公衞國公則二王後也、侯執信珪、謂地方四百里、伯執躬珪、謂地方三百里、皆七命也、今郡王戶數多者可如侯、少者可如伯、子執穀璧、謂地方二百里、男執蒲璧、謂地方百里、皆五命也、今縣主戶數多者可如子、少者可如男、上公禮其、率諸侯以朝則執桓珪、自非朝宗則如八命之公與王論道、有事而進則執璧、今二王後諸王若入朝覲、二公率以進退、則執桓珪、其朝王則與羣公執璧、按周禮王官唯公執璧、

命字衍

漢大將軍驃騎車騎衛將軍開府辟召掾屬與公同儀則執璧可也孤皮帛卿羔孤謂天子七命之孤及大國四命之孤副公與王論道尊于六卿其執贄以虎皮表束帛今九卿之列太常光祿勳衛尉尊于六卿其執贄如孤也其朝王執皮帛可也三府長史亦公之副雖有似于孤實卑于卿大夫之禮可也公之孤頫聘于天子及見于其君其贄以豹皮表束帛今未有其官意謂山陽公之上卿可以當之卿謂六官六命之卿及諸侯三命再命之卿也今六卿及命永壽永安長秋城門五校皆執羔可也諸侯之卿自于其君亦如之天子卿大夫飾羔雁以繢諸侯卿大夫飾羔雁以布州牧郡守以功德賜勞秩比中二千石者其朝覲宜依卿執羔金紫將軍秩比中二千石與卿同大夫執雁謂天子中下大夫四命及諸侯再命一命之大夫也其位卑于卿今王府長史及五命二千石之著者也博士儒官歷代禮服從大夫如前執雁可也州牧

郡守未賜者宜依大夫執雁皆飾以繢諸縣千石六百石令士大夫若或會覲宜執雁飾以布士執雉謂天子三命之士及諸侯一命再命之士也府史以下至于比長庶人在官亦謂之士諸縣四百石三百石長從士禮執雉可也（通典七十五）

按敝本通典作三季則不其令則隨時不以土行爲令也

服黃讀令議（景初元年）

景初元年通事奏曰前後但見讀四時令至于服黃之時獨闕太令史高堂隆以爲

黃屬土也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于火故于火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不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爲令也是以服黃無令（通典七十）

諸侯稱薨議

諸侯曰薨亦取隕墜之聲也禮王者之後公及王之上公九命爲二伯者侯伯皆執珪子男及王之公皆執璧其卒皆曰薨今可使二王後公及諸國王執珪大將軍縣亭侯有爵土者車騎衛將軍辟召掾屬與三公俱執璧者卒皆稱薨禮大夫曰卒者言陳力展

事當作士

志功成事卒無遺恨也今太中大夫秩千石諫議中散大夫秩皆六百石此正天子之大夫也而使下與二百石同列稱不祿爲大夫死貶從事殆非先聖制禮之意也士不祿者言士業未卒不終其祿也（通典八十三）

荅卞蘭難改鐘

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鐘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魏志高堂隆傳）

對或問藏主

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設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于太室北壁之中按逸禮藏主之處似在

有下脫制字

章當作即

堂上壁中。荅曰。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別堂室。愚意㠯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通典四十八

對尙書曹訪物故

尙書曹訪云。官寮終卒。依禮各有至于其閒。令長㠯下。通言物故。不知物故之名。本何所出。高堂隆荅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于事也。通典八十三。又蜀志劉琰傳注

對尙書祠部問同母異父昆弟服

景初中。尙書祠部問曰。同母異父昆弟服應幾月。太常曹毗述博士趙怡據子游鄭注大功九月。高堂隆云。聖人制禮。外親正服不過緦麻。異外內之明理也。外祖父母㠯尊加。從母㠯名加。皆小功。舅緦服而已。外兄弟異族無屬。疏于外家遠矣。故于禮序不得有服。若㠯同居從同爨服無緣。章云大功乃重于外祖父母。皆實先賢之過也。通典九十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三十一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三十二

劉劭

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建安中，爲太子舍人，遷祕書郎。黃初中，爲尚書郎、散騎侍郎。太和中，出爲陳留太守，徵拜騎都尉，遷散騎常侍。正始中，封關內侯。卒，贈光祿勳。有人物志三卷、法論十卷，集二卷。

趙都賦

且儆邑者固靈州之儆宇，而天下之雄國。其南也，則有洪川巨瀆，黃水濁河，發源積石，徑拂太華，灑爲九流，入于玄波。其東則有天淵水府，百川是鍾，包絡坤維，連薄太濛。北則有陶林玄壇，增冰沍寒。西則有靈丘平圃，邪接昆侖。其近則有天井句注，飛壺太行，璀

錯磥硌厲皐連岡龍首嵯峩巳㟴嵂羊坂輪崛巳屹嵂清漳發源濁滏汨越湯泉涫沸洪波漂厲衛乃都城萬雉百里周迴九衢交錯三門旁開層樓疎閣連棟結階崻華爵巳表甍若翔鳳之將飛正殿儼其造天朱檽赫巳舒光盤蚪螭之蜿蜒承雄虹之飛梁結雲閣于南宇立叢臺于少陽及至暮秋涉冬則風烈□寒猛豺驚攫鷹隼奮翰國乃講武狩于清源馽駑冥之駿駮抗冲天之旌旆北連昭餘南厲呼沲西眄太陵東結䜌河然後㥄子放機戈矛亂發決班鬐破文頞當手斃僵應弦倒越禰乃進夫中山名倡襄國妖女狄鞮妙音邯鄲才舞六八騈羅遞奏迭舉體凌浮雲聲哀激楚姿絕倫之逸態實倬然而寡偶其珍玩服物則昆山美玉玄珠曲環輕綃縈緇織纊絺紈其器用良馬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間堂㟴魚腸丁令角端飛兔褭撕常驪紫燕豐貲硎劘龍身鵠頸目如黃金蘭筋參精迅躡飛浮軼響追聲若乃至季春元巳辰火熾光

挺新賄往，赦于水陽，朱幕徼野，綵帷連岡，妖冶呈飾，顏如春英，藝文類聚六十一又略見文選海賦注褚白馬賦注初學記六又十五二十二御覽三百四十七

巨鰲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文選海賦注又演連珠注

煦氣成虹蜺，揮袖起風雲，文選七啟注

神鉦發聲，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

置酒乎黃華之館，御覽一百九十四

其謀謨之士，則思通神睿，權略無形，沈竈生蛙，轉敗為成，書鈔一百九十四

辯論之士，則智凌祖巨，材過東里，分摘滯義，割擗纖理，論折堅白，

辯藏三耳，御覽四百六十四

游俠之徒，晞風擬類，貴交尚信，輕命重氣，義激毫毛，節成感慨，御覽四百七十三

爰及富人，郭侯之倫，貲衍陶衛，奓溢無垠，金碧其輿，朱丹其輪，會

遇燕好。其從如雲。御覽四百七十二

許都賦

洛都賦　案此二賦見魏志本傳文俱佚

嘉瑞賦

乾坤交泰。嘉瑞降靈。皓雉呈其潔質。素威效其入形。白兔揚其翰耀。黃龍耀其神精。章光列之煒燁。顯休徵之有成。昔聖王之降瑞。或阜爾而弗徑。猶著美于篇籍。貽來葉而垂名。實明德之所堅。宜允納而是丁。信無思而不服。又何遠之不寧。方將收麒麟于玄圃。棲鳳皇于軒檽。舞鸑鳥于中唐。聆鸞鷟之和鳴。弄蓂莢之華芳。敬朱草之丹榮。承靈祚而建基。垂遐福于億齡。超三五而無儔。與泰初平齊聲。藝文類聚九十八

龍瑞賦

太和七年春。龍見摩陂。行自許昌。親往臨觀。形狀瑰麗。光色燭燿。

侍衛左右咸與觀焉自載籍所紀瑞應之致或翔集于邦國卓犖于要荒未有若斯之著明也

惟暇覩之舊式乃展義而省方皇輿發于洛邑遂巡幸于許昌憲宸極之天居建正殿以當陽歲在析木時惟仲春靈威統方句芒司辰陽升九四或躍于淵有蜿之龍來遊郊甸應節合義象德效仁紆體鱗縈摛藻布文青燿章采雕琢璘玢煥若羅星蔚若翠雲光爲奕以外照水清景而內分聖上觀之無射左右察之既精聊假物以擬身忽神化而無形泉含物而下澹固保險而常盈昔太昊之初化首帝德以表名暨明后之隆盛又降見以揚聲惟珍獸之玄黃寶殊異于四靈信應龍之道揚將天飛于泰清藝文類聚九十八初學記三十

上都官攷課疏

百官攷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

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愍王綱之弛頹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啟矇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臣學寡識淺誠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魏志劉劭傳

祀六宗議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晉書禮志上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劭以為云云

元會日蝕議

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異先廢朝禮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通典七十人建安中將元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臣議應會不博平計吏劉劭進言云云時尚書令荀彧及衆人咸善而從之遂朝如舊日亦不蝕劭由此著名

皇后銘旌議

主生稱魏不稱姓據漢律使節稱漢今魏使節亦稱魏及二千石諸竹使符皆稱魏以類推之其義宜同今太后之旌宜稱魏通典八十四

新律序略

舊律所以難知者由于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是以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篇條删舊科采漢律爲魏律懸之象魏已上十二字從御覽六百三十八補

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爲刑名冠于律首盜律有刼掠恐喝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爲刼掠律賊律有欺謾詐僞踰封矯制因律有詐僞生死令昺有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分爲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命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爲毀亡律因律有告劾傳覆廄律

有告及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爲告劾律因律有繫囚鞫獄斷獄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爲篇故分爲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臨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所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爲請賕律盜律又有敎辱强賊興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脩舍事故分爲擅興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廄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乏及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之罪廢斬又減以丁酉詔書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復以爲法故復別爲之留律秦世舊有廄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是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律猶著其文則爲虛設故除廄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爲郵驛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爲變事令以警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爲驚事律盜律有還贓畀主金布律有

罰贖入責目呈黃金爲價科有平庸坐贓事目爲償贓律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者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目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目文約而例通科之爲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繁多宜總爲免例目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目爲免坐律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爲增于旁章科令爲省矣改漢舊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爲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有七名目爲律首又改賊律但目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腰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于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污豬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目嚴絕惡路也賊鬭殺人目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

謀相殺不得報讎所以止殺害也歐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毆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于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凶強爲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家人乞鞫之制所以省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晉書刑法志通典一百六十三

人物志序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知人誠智則衆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是以聖人著爻象則立君子小人之辭敘詩志則別風俗雅正之業制禮樂則攷六藝祗庸之德躬南面則援俊逸輔相之材皆所以達衆善而成天功也天功既成則並受名譽是以堯以克明俊德爲稱舜以登庸二八爲功湯以拔有莘之賢爲名文王以舉渭濱之叟爲貴由此論之聖人與

德、孰不勞聰明于求人、獲安逸于任使者哉、是故仲尼不試無所援升、猶序門人目爲四科、汎論衆材目辨三等、又嘆中庸目殊聖人之德、尙德目勸庶幾之論、訓六蔽目戒偏材之失、思狂狷目通拘抗之材、疾悾悾而無信目明僞佀之難保、又曰察其所安、觀其所由、目知居止之行、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詳、是目敢依聖訓志序人物、庶目補綴遺忘、惟博識君子裁覽其義焉、宋本人物志

七華

玄休先生棄世遁名、藏身于虛廓、絶影于無形、榮時子聞而往焉、目僕聞至人之生世也、必承天地之時勢、統萬物之紘綱、生有九州之秩、沒有祀典之常、僕將爲先生陳天下之遠圖、論品物之弘式、規人事之榮華、傳情志之所極、藝文類聚五十七

榮時子曰、追風之馬、出自遐裔、狀若逸虯、莫能羈制、踐路躡節、迅驅機發、後不可及、前不可越、尋口逸轡、追晷逐電、藝文類聚五十七

漱馬河源，遊目崑崙。文選魏都賦注

超重淵，越流沙。文選七命注

祭時子曰：三時既畢，玄冬效節，木落草槳，鳥竄獸穴，爾乃駕六蚪，乘雕軒，載金鉦，鳴玉鑾，鼓與雷起，野火電延，聲與天屬，熛與電連。藝文類聚五十七

祭時子曰：洞庭之鮒，藝文類聚作鯽出于江湄，紅腴青鱸，朱尾碧鱗，乃使朱玄揮鑾，騁厥妙伎，先事□□，敫劉皮骨。書鈔一百四十五引脩條藝文類聚五十七

煮丹穴之卵，炰南海之蟣，□□除之，□鱗麒麟之䏶。書鈔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五

煎雋陵之縹翠，烝葱嶺之碧雞。書鈔一百四十二，又一百四十五作嶲陵，御覽九百二十四

厥齊不同，各有攸宜，九沸三變，其味乃和。書鈔一百四十二

于是爨陽山之穄，九朔之禾。書鈔一百四十二

金光鏡野，旌旗曜天，雷輜翳路，風馬如雲。藝文類聚五十七

化如神明、書鈔十
威光遠震、書鈔十三
于是三辰增曜、大明重光、醴泉波流、芝圃揚芳、毛羣率舞、羽族迴
翔、聆九韶之聲、變儀矩步之蹌蹌、感神人而懷異物、盜九有而綏
八荒、藝文類聚五十七
樂論、魏志本傳凡十四篇見
飛白書勢
鳥魚龍蛇、龜獸仙人、蛟腳偃波、楷隸八分、世施常妙、索草鍾眞、爰
有飛白之麗、貌豔勢珍、若乃斅析毫芒、纖手和會、素幹冰解、蘭墨
電掛、直准箭馳、屈擬蠖勢、繁節參譚、綺靡循殺、有若煙雲拂蔚、交
紛刻纖、韓盧桉飛、宋鵲遊逝、藝文類聚七十四
文帝誄
鳳皇立蠢、文選頭陀寺碑注

明帝誄

先皇嘉其誕受洪允（文選赭白馬賦注）

劉放

放字子棄，涿郡人。曹公辟司空參軍，歷主簿記室，出爲郃陽祋栩贊令。魏國建，爲祕書郎。文帝即王位，轉祕書丞，徙爲令。黃初初，改中書監，加給事中，賜爵關內侯，掌機密，進封魏壽亭侯。明帝即位，加散騎常侍，進封西鄉侯。青龍中，加侍中光祿大夫。景初中，封方城侯。齊王時，加左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年老遜位，復爲侍中，領中書令，卒，諡曰敬侯。（案魏志本傳，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所爲。）

奏停賣胡粉

今宮販粉賣胡粉，與百姓爭錐刀之末利，宜乞停之。（書鈔一百三十五引魏名臣奏）

孫資

資字彥龍，太原人。歷縣令，參丞相軍事。魏國建，爲祕書郎。文帝即王位，轉祕書丞。及受禪，改中書令，加給事中，封關內侯，掌機密。明帝時，加散騎常侍，封樂陽亭侯，進封左鄉侯。青龍中，加侍中光祿大夫。景初中，進封中都侯。齊王時，加右光祿大夫，轉衛將軍。以年老遜位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卒，諡曰貞侯。

以太尉司馬懿爲太傅詔

昔吳漢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爲大司馬，名稱于今。太尉體道（一作體履）正直，盡忠三世，南擒孟達，西破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先帝本以前後欲更其位者，輒不彌久，是以遲遲不施行耳。今大將軍薦太尉宜爲大司馬，既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讓，進德尚勳，乃欲明賢良，辨等列，順長少也。雖旦奭之屬，宗師呂望，念在引領以處其下，何以過哉！朕甚嘉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纖芥細疑，不足爲忌，當顧柏人彭亡之文，故用低回，有意未遂耳。斯亦

先帝敬重大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周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以鄧禹爲太傅皆所以優崇儁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爲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魏志曹爽傳注引魏書帝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爲詔又略見魏志齊王芳紀

對明帝詔問萬年後計

陛下恩深慮遠誠非愚臣所及書傳所載皆聖聽所究向使漢高不知平勃能安劉氏孝武不識金霍付屬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眞還時親詔臣以重慮及至晏駕陛下卽阼猶有曹休外內之望賴遭日月御勒不傾使各守分職纖芥不間以此推之親臣貴戚雖當據勢握兵宜使輕重素定若諸侯典兵力均衡平寵齊愛等則不相爲服不相爲服則意有異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選授校尉如其輩類爲有儔匹至于重大之任能有所維綱者宜以聖恩簡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人漸殊其威重

使相鎮固于事為善魏志劉放傳注引孫資別傳

又對

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聖凡所進用明試以功陳平初事漢祖絳灌等謗平有受金盜嫂之罪周勃以吹簫引彊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迹然後知可付以大事霍光給事中二十餘年小心謹慎乃見親信日磾夷狄以至孝質直特見擢用左右尙曰安得一胡兒而重貴之平勃雖安漢嗣其終勃被反名平劣自免于呂須之讒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知人之不易為君之難也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魏志劉放傳注引孫資別傳

薦賈逵于相府

逵在絳邑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為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于大衆烈節顯于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罔

㠯加也其才兼文武識時之利用魏志賈逵傳注引孫資別傳

韋誕

誕字仲將京兆人太僕端子稱草聖建安中爲郎中正始中遷侍中中書監後㠯光祿大夫致仕有集三卷

敘志賦

屑鴻烈之末流蒙祖考之餘德奉過庭之明訓納微躬于軌則勉四民之耕耘遂能辯乎菽麥自弱冠而立朝無匡時之異才每臨寐㠯歎息思損己而降階遭大魏之革命因羣士于行職雖固陋之無用猶收錄而序飾歷文武于機衡擁大璿于帝側隨倫儕㠯絫牒乃剖符而封殖顧儀服而增憤心夕惕㠯愧惡蒙聖皇之宏恩過待罪于卿士奉朝請于朔望恭禋享于郊祀念余年之冉冉忽一過其如馳微奇功㠯佐時徒曠官其何爲匪遜讓之足殉信神氣之稍衰將訴誠于明后乞骸骨而告歸藝文類聚二十六

景福殿賦

瞻大廈之穹崇、結岧嶤而高驤、脩棟迪以虹指、飛甍竦而鳳翔、櫼櫛嵯峨以星羅、軒檻曼延而悠長、伏應龍于反宇、乘流蘇以飄揚、于是周覽升降、流目評觀、叢楹負極、飛檻承櫋、析栭綺錯、（櫺栭二字並依御覽改）棨梲鱗攢、芙蓉倒植、藻井懸川、則有（此二字依文選魯靈光殿賦注補）望舒涼室、羲和溫房、玄冬則煖、炎夏則涼、總寒暑于區宇、制天地之陰陽、又有外城金狄、詭貌殊姿、列于膺門、肅有容威、若乃離殿別館、粲如列星、安昌延休、清宴永寧、美百號（文選景福殿賦注作百子）之特居、嘉休祥之令名、步雕輦以逍遙、時容與于蘭庭、又有教坊講肆、才士布列、新詩變聲、曲調殊別、吟清商之激哇、發角徵與白雪、音感靈以動物、起世俗以獨絕、然後御龍舟兮翳翠蓋、吳姬擢歌、越女鼓枻、詠采菱之清謳、奏淥水之繁會、（藝文類聚六十二　御覽一百八十八）

昭剛義于金光、崇柔惠于建陽、（文選景福殿賦注）

時襄羊吕劉覽步華幢于永始知稼穡之艱難壯農夫之克敏同上

虞淵鬲沼淥水泱泱文選景福殿賦注

北看高昌邪睨建城文選景福殿賦注

踐高昌巳北眺臨列隊之京市文選景福殿賦注

奏題署

蔡邕自矜能書兼明斯喜之法非流紈體素不妄下筆已上四部從尺牘清裁補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御覽七百四十七引三輔決錄注

駁議胡昭

禮賢徵士王政之所重也古者孜行于卿今顗等位皆常伯納言嶷為卿佐足以取信附下罔上忠臣之所不行也昭宿德耆艾遺逸山林世所高尚誠宜嘉異魏志管寧傳注引高士傳

皇后親蠶頌

于時明庶扇物，鳥帑昏正，躬耕帝藉，邁德班令，嘉柔桑之肇敷，思郊廟之至敬，命皇后以親蠶，俾躬桑于外垌，攷時日于巫咸，詔大卜以獻貞，御坤德之大輅，翳翠葆以揚旌，爾乃皇英參乘，塗山奉輿，總姜任于後陳，載樊衛于貳車，千乘隱其雷動，萬騎粲以星敷，啟前路于三宮，命蚩尤而清衢，遊青虯于左角，步素螭于右隅，登崇壇而正位，覿休氣于朝陽，步雕輦而下降，采柔條于公桑，嬪妾肅以莅事，職蠶植而承筐，供副褘之六服，昭孝敬于烝嘗，盛華禮于中宇，神化馳于八方，乃延羣妾，宴賜于前，降至貴以逮下，布愷悌之渥恩，禮儀備序，巾車迴轅，班中黃之禁財，散束帛之戔戔，神澤霈以雨施，洪惠播于無原，同頌慶于生民，發三靈之永歡，苞繁祜于萬國，卷福釐以言旋，美休祚于億載，豈百世之曾玄。藝文類聚十五

初學記十四

太僕杜侯誄

入作納言、光耀紫微、北堂書鈔一百六十

墨方

合墨法、以眞朱一兩、麝香半兩、皆擣細後、都合下鐵臼中、擣三萬杵、杵多愈益、不得過二月九月、初學記二十一

筆方

先次以鐵梳兔毫及羊青毛、去其穢毛、蓋使不髯茹訖、各別之、皆用梳掌痛拍整齊、毫鋒端本各作扁、極令均調平好、用衣羊青毛縮羊青毛去兔毫頭下二分許、然後合扁、捲令極圓、訖、痛頡之、以所整羊毛中、或用衣中心、名曰筆柱、或曰墨池、承墨、復用毫青衣羊毛外、如作柱法、使中心齊、亦使平均、痛頡、納管中、寧隨毛長者使深、寧小不大、筆之大要也、齊民要術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三十二終